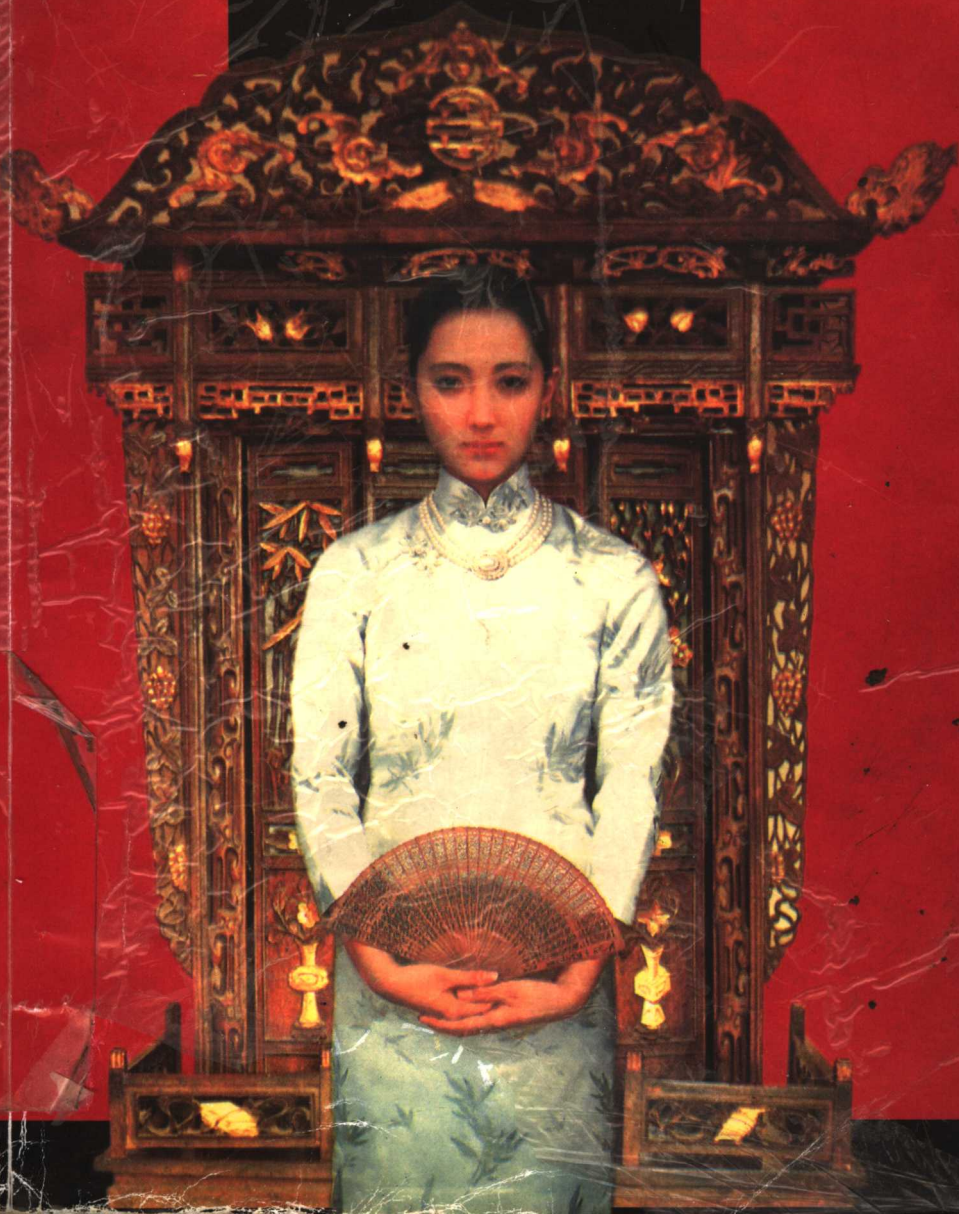


东方玛利亚

廖琪著





东方玛利亚

廖琪著

花城出版社

东方玛利亚

廖 琪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(肇庆市狮岗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.75 印张 1 插页 367,000 字

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3001—9000 册

ISBN 7-5360-2451-7

I·2112 定价:23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1

这个故事出自《圣经》。我所以这样刻骨铭心地记住它，是因为在我哇哇落地来到人世的那一刻始，母亲就把它连同甜蜜的乳汁，一齐灌输并融化在我的生命里了。——

一日，有两个妇女来到所罗门王跟前。一个说：“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下一个男孩。我生下孩子后的第三日，这妇人也生下一个孩子；我们是同住的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，压死了她的孩子。她半夜起来，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，放在她怀里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的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，孩子死了。及至天亮，我细细地察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请主为我作主吧！”另一个妇人说：“不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”两人就在所罗门王跟前争论起来。所罗门王听着，突然吩咐他的仆人：“拿刀来，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”话才说完，慢开口的那个妇人说：“劈就劈吧！”先开口的那个妇人却跪了下来，连声恳求：“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！万万不可杀他。”所罗门王听着笑了，着人将那个同意劈孩子的妇人抓去惩罚，把孩子判给那个恳求不要劈孩子的妇人，并判断说：“这就是孩子的母亲。”

“多英明的所罗门王呀！多公正的主呀！”每每讲完这个故事，母亲总是满脸虔诚地感叹道。

从我懂事始，到弟妹们也到了喜欢听故事的年龄，母亲为我们讲的都是这个故事。只要我们稍有要求，她就不厌其烦地讲。我敢说，即使我们弟妹三人行将老死时，也能滚瓜烂熟地背出这个美妙的故事来。

起初，听完故事我常常要发一番幼稚的询问：“所罗门王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神的孩子。”母亲很乐意回答我的问题。

“神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上帝。”

“你见过上帝吗？”

“我哪能见过呀！”母亲脸上充满了向往的神色，“有朝一日跪拜在他膝下，我可就荣耀了！”

“上帝住在哪里？”她的回答诱发了我的好奇心。

“天国。”

“天国远吗？好玩吗？”

“肯定很远的，当然好玩。”

“哪天你要去了，带我一起去，好吗？”

这时，她恬静的脸上常常会泛起一抹肃穆，然后朝我点了点头。但口上随即说：“不知有没有这福分呀！”或说：“神还没有召唤我哩！”

后来，越临到上学的年龄，我越对母亲只能讲这样一个故事感到不满足。有几次，当她怀里抱着妹妹，膝上坐着弟弟，面对着我就要讲开故事时，我抱怨开了：“不哩！人家的妈妈会讲‘猪八戒娶媳妇’、‘狼来了’、‘瞎子摸象’……好多好多

的，就你不会！”

“你——”她的脸上差不多都会浮现出一抹绯红。随即，便用拥着弟弟的那只手迅速把我拉住，拉得好紧。她的手心似乎有些发冷，仿佛我会随时从她身边跑掉一样。“咱要学所罗门王，要做神的孩子。做神的孩子就得听神的故事，只有神的孩子才能进入天国。进了天国，那好听的故事，那好玩的，就甭说有多少了。”她的话切切的，有些发抖，带着无限的神往，也掺和着对我的祈求和希冀。

为着这祈求和希冀，我终于没有一次在她讲故事的时候跑开去。

不过，我们弟妹三人和母亲聚在一起时，也难得尽兴一次。“水缸都干了！”“该舂米了，要不，今晚可得喝西北风了！”“冬天快到了，被单该洗了，棉衣该晒了！”奶奶总是边织着毛衣边喊道。奶奶已是六十出头的人，讲话慢条斯理，但底气很足。而且，她似乎具有独特的功能。我们家是一座前后厅隔着天井、有走廊过道、有大小六间房子的典型的潮汕“四点金”建筑，坐北朝南，明亮透气，冬暖夏凉，奶奶除了每天三顿饭，长年累月都固定坐在后厅中间的位置上。她似乎有一辈子也织不完的毛衣，眼和手都用在毛衣上，心和耳朵却能观察到整个院子丝纹的动静。因此，只要母亲歇手空闲片刻，她就喊开了。除了奶奶的使唤，能够对母亲发号司令的就是父亲了。“饭做好了吗？”“我的灰色衬衣哪去了，快找出来！”“水怎么不热，快添点热的来！”父亲对母亲自来就粗喉大嗓，心安理得，有时是一回家就喊，有时是坐在茶几旁冲着功夫茶无缘无故地喊，有时是正洗着浴突然就喊，也不管母亲是歇着还是忙着。从我懂事始，我就从未见过父亲折叠过一件衣服，煮过一次饭，甚至连洗浴的热水也是母亲调好了代他挪进浴房

的。因此，只要奶奶和父亲的声音一响，不管我们和母亲正说到哪一截，或刚在兴头上，母亲都只好丢下我们，赶紧家里家外的忙开去。

听人说，母亲是童养媳，六岁就进这个家。旧时的潮汕，殷实一点又人丁稀少的人家，都乐意找童养媳，既显示家力，又添了人手。母亲是媳妇又是佣人，奶奶和父亲对她早就使唤惯了。

奶奶六十大寿那天，几杯薄酒下肚，难得有了笑容，破天荒对着姑妈等几个亲戚叹开了母亲：“说是六岁呀，丁丁瘦瘦的连眼下四岁的孩子都不如，我真怕一阵风就把她吹倒。不是我冬天怕她冻，夏天怕她热，吃干的怕她噎了，喝稀的怕她饿了，她能有今日这骨架子！不怕大家笑话，昌和她圆房时，昌十八岁，她十六岁，那晚我好怕哟！两个小孩子，还不知会闹出什么丑事来！我端了张凳子，一直坐守在他们房门口，眼也不敢合一个。里边一有动静，都吓得我一阵发冷……廖家就昌这根苗，有个三长两短，叫我如何去见昌的死鬼父亲，如何去见上帝！真个谢天谢地，总算一夜相安无事。”奶奶兴之所至，一只干皱的小手插进我浓黑的头发，一个劲地抚摩着，“她刚进门那阵，全条巷的人哪个不等着看笑话。干干瘦瘦的，放个屁都不响，还指望她传宗接代么！咱信奉上帝的，就不信这个邪。诚之所至，上帝能不为咱安排？能忍心看咱廖家绝种！看看，看看，昌和她圆房第三年后，她就母鸡下蛋般给我拉下五个小猴猴来。如今，谁还能对咱廖家说三道四！感谢上帝，感谢神，感谢主……”兴之极，话必乱，奶奶有些得意忘形了。

对奶奶前半截话，我一直半信半疑。但那一天母亲无疑是幸福自豪的。她跑上跑下，端茶送饭，脸上一直泛着开心的红晕。特别是听到奶奶的后半截话，她竟然难得地绽开了一个舒心的微笑。

人生最可珍惜的，莫过于被别人承认并肯定自身的价值了！哪怕这价值是那样的微不足道。

这价值的被承认和肯定，也注定了母亲的驯顺是有限度的。

我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，那天，镇里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“向英雄母亲学习！向英雄母亲致敬！”的红标语，荡漾着一片节日的气氛。下午，高年级的学生都集中到街上，夹道欢送镇里的英雄母亲到县里开群英会，我们小年级的学生就都停课留在家里。人在家，心却在街上。小镇小，难得有热热闹闹的场面。因此，当街上鞭炮锣鼓一齐炸响，邻居的小朋友纷纷拉着父母往街上跑，我和弟弟也赶紧去拉母亲。

想不到，母亲一反常态，任我们怎样哄闹，她坐在凳子上铁板一般动也不动，脸上呆呆的没有一点表情，嘴唇紧抿，眼睛里似乎还有薄薄的一层雾气。我和弟弟急了，一人拉住她一只手，死命的用力。谁料，她突然摔开我们的手，陡然站起，骤然喝道：“别闹！”就咚咚咚大步走进房里，咚的一声倒在床上，拿过被单蒙住了头。

我和弟弟愣住了，无助中往奶奶瞟去询问的眼光。奶奶也愣住了，但接触到我们的目光，马上又低下头织毛衣去。我和弟弟是奶奶的心肝宝贝，在往日，她是绝不允许母亲对我们高声叱斥的。仿佛被什么威慑住了，整个下午，我和弟弟只好跑到屋外玩去，回到家里却连大气也不敢吭一下。

“饭煮好了吗？”父亲一只脚踏进门槛，声音也传了进来。

第一次没有听到母亲的回答，他径直走进厨房。“怎么！炉还是冷的。”他嚷道，走出厨房，刚要闯进房里，却被奶奶堵住了。

“今天，别惹她！”奶奶的眼睛望着父亲，一直到父亲陡坐

在凳子上，才颤抖抖地走进厨房做饭去了。

唯有这一次，母亲不仅叱斥了我们，还破天荒没下厨做饭。

唯有这一次，奶奶没有半句数落她，还自个下厨做饭。

唯有这一次，父亲没有对母亲大声发号司令，还自个端水到了浴房。

晚饭吃得十分沉闷。奶奶的手艺实在不怎么样，饭做得太烂，没有嚼头；菜太淡，不香。赶在往日，爸爸和我们兄弟俩早就嚷开了。可这下，屁也不敢放一个。我纳闷：是因了什么呢？使奶奶和父亲突然惧怕起母亲来了呢？等到快吃完晚饭时，奶奶幽幽地望着父亲，突然叹了一口气，抑着声音说：“听说只要够六个孩子就可当英雄母亲。都怨你，前年不是你硬说家境紧巴，养不下来，硬要她把怀着的孩子给流了，何至她今日……唉！”又是一声叹息。

父亲始终没有开声。他赶紧将碗底的饭扒进嘴里，没来得及吞下肚就走开了。

奶奶的话我一时懵懵懂懂，不久才弄明白。年轻的共和国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，共和国的主人毛泽东“只要有了人，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”的论断，更为鼓励生育增添了浓重而又炫目的政治色彩，各地评选“英雄母亲”的喜剧于是应运而生。英雄母亲的标准只有一条：生得越多越好！本县的评选标准是生养六个以上，可惜母亲在前年怀着孩子时，屈于家境困窘和父亲的怂恿，作了流产手术，离当选标准仅差一步！

在更大的舞台上，母亲不仅失去了一次被承认和肯定的机会，更失去了一次充满了鲜花和掌声的荣誉。

承认和肯定，鲜花和掌声，本都是身外之物呀！可怜的母亲，你何必这么看重！

2

在翰林巷，除了柳二公一家，就数我们家有点来历。据柳二公自己讲，本县历史上最显赫的人物、于明朝嘉靖年间官及二品的柳翰林，便是他柳家的老祖宗。此说法孰真孰假，实在很难分辨，因为县志上对此说得十分含糊，除了柳翰林为官之后回本县桃花镇修建翰林院，由此延伸出后来的翰林巷这一点纪录之外，翰林及第之前生于何处、父母是谁、有何后裔等等关键细节都无涉及，也无资可考。柳二公能够佐证自己显赫的血缘并得到许多人认同的，便是他如今住的院落，恰恰是当年的翰林院。

我家老祖宗虽没有官及二品的柳翰林显赫，但据奶奶和父亲讲，单是清代我家老祖宗中就出了三个举人，县衙里的“师爷”位置几乎为廖氏一家世袭占有。老祖宗不仅文章写得漂亮，更办案严明，铁面无私，成了饮誉一方的“廖铁笔”。廖家在安宁县的尊贵，真可谓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县志上记载的光绪二十六年本县审破的“刘鹤年杀妻灭子案”，更将我家推上了鼎盛的高峰。其时，县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“方家茶叶刘家粮”，指的是分别垄断着全县茶叶和米粮市场的“合盛茶庄”和“天赐粮行”。人不能不吃米粮，潮州人又嗜茶如命，垄断着这两个市场就仿佛扼住了全县百姓的喉咙，可见掌握着“合盛茶庄”和“天赐粮行”的家族在本县是何等的财大势雄。刘鹤年便是“天赐粮行”的财主。然而这年夏天，正当县太爷因母亲七秩华诞回江西庆贺去了，我家曾老祖父代理掌管衙内

一切事务之时，一天上午刚刚开衙，刘鹤年的大老婆就在衙前击鼓报案来了。她说她的十七岁的大儿子刘运达已失踪十九天了，家里已派出数十家人伙计在县里县外明查暗访过，却都找不到一点线索。刘运达再过二十天就要完婚，对象是邻县珠宝大户的女儿，也非等闲之辈。如今对方听说刘运达突然失踪，怀疑是刘家悔婚所做的手脚，几乎一天一催问，三天一大闹，气势汹汹地迫着刘家给个说法。情迫之下，刘家只好告到县衙，请青天大老爷为刘家做主，并帮助寻回刘运达。刘鹤年的大老婆说到痛处，泪水滂沱，竟声言“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”……曾老祖父办案自来就雷厉风行，当下就着人四出查访，自己则在刘鹤年的大老婆走后不足一个时辰，便亲自到刘家大宅探访来了。说来也奇，曾老祖父这一进去，除了回家睡觉，似乎就不想出来了。儿子失踪的刘鹤年，情绪十分的恶劣，时而低落时而暴躁，甚至茶饭不思。曾老祖父每天对他或好言相劝，或把盏浅酌，或散步于后花园。待到刘鹤年心绪好些了，他老人家甚至说：“何不请出六太太为咱助兴一下？”可惜刘鹤年怏怏说道：“她早在二十天前回梅县娘家去了。”曾老祖父顿时呈出扫兴之色。这刘鹤年的六太太，时年二十有一，原为梅州汉剧团的名旦，艺名翠红。她长得标致，身上该凸的凸，该凹的凹，脸若桃花，嘴若樱桃，腰若纤柳，别说浓妆重彩站在舞台上，就是平常日子往街市上一站，也是灿灿然俦坏了满街上的花心男人。两年前，刘鹤年的父亲乘鹤西去，享年八十有一，算是大寿，有钱人家于是便将丧事当作喜事办。不仅大办宴席，请来了上至潮州府尊大人、下至穷亲贫戚数百人，还从梅州请来汉剧团演出助兴。戏台就搭在刘家大宅那大到五亩的后花园里。当晚，台下杯盏交错，台上莺啼燕啭，好个热闹非常。轮到翠红出演挑逗淫荡的《十八脱》，那珠落玉

盘的唱腔，更有那随着剧情的发展忸怩作态而一件件脱下锦衣的玲珑身段，便羡煞了台下的一千人等，飘飘然竟忘记了杯中物盘中餐。已是六十有三、有了五房妻妾的刘鹤年更是被惹得浑身发热，魂魄早被勾到了九霄云外。未待演出结束，他就脱下了用一百斗白米换来的翡翠戒指，看准翠红那勾魂处轻轻地抛去。翠红自是多多益善，乘一个弯腰的动作迫不及待地将翡翠戒指拾于手中，再回眸给了刘鹤年一个媚眼。单这一眼，刘鹤年浑身顿时已发酥发软了……本来讲好仅演出一晚，但刘鹤年坚持要再加演两场，戏金也由十两白银加到二十两。汉剧团的老信们还未见过如此慷慨的财主，自然也就应承下来。到了第三晚，演出结束，各方人客已作鸟兽散，刘家的马管家专门到了后台，指名道姓要翠红前后台，说是主人悦于她的出色表演，专为她摆了酒，还要重重赏赐于她。翠红开头还有些推却，但经不住管家的说一不二，还有剧团一帮姐妹的怂恿，只好遵命前来了。想不到的是，满席的珍肴还吃不上几口，她仅仅为了应酬而喝下小半盅的“竹叶青”，便昏昏然不知人事了……待到翌晨翠红醒来，已是一丝不挂躺在赤裸裸的刘鹤年怀里，一夜之间已由汉剧名旦变成了刘家妇。于是，刘宅上下顿时丧衣换喜袍，白幡变成红彩缎，当晚便将昨晚完成了丧事的客人请回来，摆席演戏庆祝刘鹤年又添了一门新太太……曾老祖父在刘家如此破案，自然便惹来街市上的一些闲话：“廖铁笔清贫半生，骤然进了刘家这纸醉金迷之所在，哪有不神魂颠倒之理！”只是，这闲话仅仅开了个头，距接到报案的第五天一早，县衙的差役便将刘宅团团围住，待刘宅大门一开，不由分说便将刘鹤年和马管家锁链缠身押往县衙。这骤变顿时惊动了街市上的芸芸众生，纷纷赶到县衙前，里三层外三层地等着看廖铁笔如何审案。刚升堂时，刘鹤年和马管家口口声声喊

冤枉，甚至诬说曾老祖父这些天吃人家的喝人家的，如今竟然栽赃人家，分明是无德无才无情无义的小人！可是，等到曾老祖父将惊堂木狠狠地一拍，嘴角慢慢泛起个笑容，从怀里拿出一只木屐，往堂上一丢，让马管家穿上时，刘鹤年和马管家的脸色顿时白如银纸，双脚就像风拂杨柳般地颤抖开了。待曾老祖父说了几句话：“此时不招，待差役掘开枯井，你们要招已来不及，也别怪我不从轻发落了。”马管家蓦然跪倒在地上，颤颤然喊道：“师爷饶命师爷饶命，我这就说，我这就说！”便一五一十地抖出了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：刘鹤年将翠红弄到手后，自然宠爱有加。几乎有半年时间，总是夜夜缠绵，宵宵风雨。虽说刘鹤年有五房老婆在前，但都难有翠红的妖娆和无师自通的床上功夫。只是，时间一长，六十出头的刘鹤年既要打理“天赐粮行”的繁杂事务，还要时不时例行公事地应付那五房老婆，即使对情欲正旺的翠红有说不尽的兴致，慢慢的也变得有心无力。翠红正达欲火如焚的年华，面对十天半月才有的一次欢娱，自然时时都有一种饥饿之感。就在她寂寞难耐之至，想不到去年秋天一个夜里她消遣于后花园时，竟有了意外的收获。刘运达正坐在后花园枯井的墙围上拉着二胡，翠红一听就知道他拉的是委婉凄切的《月泉清流》。弦声像一泓清泉流入人的肺腑，既清畅又使人精神一爽。而那弄弦人，虽说正步入青春的门槛，但也已长得五尺高大，白白皙皙的脸庞上，正随着曲子流露出与其年龄十分不相称的老成的神情。听着弦声，看着这清秀的少男子，翠红一时间竟忘了自己，仿佛那魂魄已随着弦声附到那美少年的身上。待到一曲终了，魂魄似乎才回到身上，翠红不由拍手叫好起来。沉浸在乐曲中的刘运达听到声音，才看到站在不远处茶花树下的翠红，禁不住羞红了脸，喏喏说道：“六妈见笑了，见笑了。”说着已站起身来准备

离去。然而翠红硬是拦住了去路，怪嗔说：“难道这曲子是拉给你一人听的？六妈就听不得了！”刘运达被说得呆呆然木头一块，竟连大气也不出了。这六妈可是他父亲含在嘴里怕溶、拥在怀里怕碎的尤物，平常也娇纵惯了，刘运达可从未正眼望过她一次。想不到早在舞台上见惯了男欢女爱、行为极为随便的翠红见了刘运达这痴呆样子，不禁“扑哧”的一声笑开，竟一只手扶起他的脑袋。刘运达正当青春年少，嫩嫩的皮，红红的脸，艳艳的唇，翠红这一望立即便有了魂不守舍的慌乱，连忙语无伦次地掩饰着：“告诉六妈，你还会拉什么曲子？能再拉一首让六妈听听么？你看过汉剧吗？能拉《柴房会》、《孟丽君》、《芦林会》么？”刘运达只一个劲地摇头，目光却直直地望住了翠红的脸蛋。眼前的六妈，不就是自己梦中的天仙么！翠红于是又说：“明天我就将谱子送你练习。日后，你拉胡，我唱曲，好吗？”此时的刘运达已恨不得从此就呆在仙女般的六妈身边，自然便猛猛地点起头来。翌日，翠红果然便将曲谱送来，刘运达也格外专心地作了练习。三天后，竟便能配对拉唱开来。自此，刘家大公子就再也无心于私塾中求学，一有空闲便往家里跑，大院里于是常常弦歌鹊起，怡人心神。可惜刘鹤年不知已种下祸根，还为家里添了这一新景自喜了一阵，碰上心花怒放或有知友来访，常常还要让宠儿和爱妾登堂表演一番。刘运达和翠红交往多了，心早有所许，自然欲火难抑，花前月下，床边草地，便做出许多苟且之事来……半年不到，刘家大院上上下下已耳闻或目睹刘运达和翠红这乱伦之事，单单瞒住了刘鹤年一个人。马管家在刘家服侍了四十年，忠心耿耿于刘鹤年，自然看不下这辱没主家门庭的勾当，可惜自己再大也仅是个奴仆，因此一直要瞅个机会让主人自个扑灭这邪恶之火。转眼到了夏天，这一晚，后花园一阵弦歌过后，刘鹤年刚

从外边喝了几杯酒回到家正脱衣准备上床，马管家走进来，说是后花园花开正盛，主人如不去观赏岂不错过了美景良辰。说罢又在主人耳边叽咕一下：“说不准还有意外收获。”刘鹤年心情极佳，又禁不住管家热情相邀，当下便穿着睡衣依着管家的肩膀往后花园走来。后花园景色依旧，并不见有什么新花样，刘鹤年正要责备马管家，不想已到了园的深处，枯井边的一幅西洋景顿时使他目瞪口呆。刘运达一只手挽住翠红的纤腰，一只手正按在翠红大腿边的阴处，两只口则如胶似漆地粘住了，两张脸正沉浸在深情欲火之中。刘鹤年愕然之后，便是怒火中烧，随着一声“贱人”的大骂，猛虎扑羊般地扑上去，恨恨地就给了翠红一巴掌。翠红听到骂声抬起头，脸上已热烫烫地挨了一掌，慌慌乱乱惊恐无措中身子一仰，竟头朝下来不及叫一声就掉进井里去了。刘运达慌慌然，起身就跑。刘鹤年在刘运达身后绕着井边追了几圈，眼看追不上，一眼看到马管家蹶着的木屐，蹲下身一把夺了过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朝刘运达的后脑砸去。刘运达“哇——”的倒在地上，马管家知道事情闹大了，正要奔上前阻拦，想不到气昏了头的刘鹤年抢先一步，跑上前对准刘运达的胸膛一脚便踩了上去。顿时，一股鲜血倏然从刘运达的口里喷溅而出。至此，刘鹤年才知道闯出大祸，呆了好一会，才慌慌然摸了摸刘运达的胸口，又摸了摸刘运达的鼻口。可惜刘运达的呼吸已经越来越小，任凭马管家捏人中按胸口，都无法起死回生，回天乏力了。刘鹤年眼见宠儿和爱妾转眼间命归黄泉，刚刚的怒火顿时灰飞烟灭，代之的是巨大的悲痛，陡然瘫坐在地上默默地流着老泪。直到四更天，马管家一句：“主人，该料理后事了。”刘鹤年才意识到面临的后果，赶紧让马管家找来锄头铁铲，将刘运达的尸体又丢进枯井，再将刚才流过血的草地锄起，填进井里……直到第二天，

马管家才发现丢了木屐，可惜偷偷到后花园找了几次，都不见踪影，心想大概也填进井里了，慢慢就不当一回事。刘鹤年则闭门四天之久，直到心情稍为放开了才出来走动。亲友中自然有人询问翠红哪里去了，他和马管家只好谎称她回娘家去了。他本想再过一段时间，再到官衙谎报案情，说儿子带巨款外出办事而一去不归，制造一个被人谋财害命的假象。本以为这样做天衣无缝，足可以瞒天过海，谁料他的被他冷落了多时的大老婆，在儿子失踪十九天、又左右上下问不出个究竟的情况下，抢先到县衙报案来了。

曾老祖父第一天到刘家大院探询案件，其实就发现了蛛丝马迹。将刘运达和翠红连在一起询问时，刘家上上下下都吞吞吐吐，流露出羞怯难言的隐衷，老人家的脑海里已浮涌着“奸杀”、“情杀”的估计。第二天，当他在后花园发现一块草皮被锄开，而枯井里却填满了新土，对这估计就更加明确了。第三天，当前往梅县调查的快马报说翠红并没有回梅县娘家时，他对自己的估计就更加确信无疑了。第四天，当他瞅准刘鹤年午间歇息时，避开任何人来到后花园细细地勘查，终于在一棵桃树的树枝上发现了一只木屐。木屐和锄开草皮的地方成对角，可以断定是木屐砸在什么东西上反弹到树上的。马管家有个别名叫“九趾”，左腿趾只有四只；而这只木屐已穿了有些时日，屐面上仅留下四只脚趾的痕迹，所以这木屐肯定就是马管家的了。随后，他又在枯井的围墙边发现了一些已经发黑的血迹，于是，对案情他已心知肚明了。如此明察秋毫，自然使他在第五天升堂不久就大获全胜了……事后，刘鹤年杀人偿命，被处斩首；马管家是主要帮凶，且知情不报，也被发配往琼州天涯海角充军，老死不得回安宁县。

“刘鹤年杀妻灭子案”的审破，不仅为我家曾老祖父争来

绝大的声誉，而且争得了极为可观的实惠。县太爷从江西探亲回来后，专门给曾老祖父设宴庆祝，并放假三月；安宁县城几位长者专门送来了“铁笔青天”的黑漆红字大匾额；潮州府给予嘉奖绸缎一百匹，白银一百两；连远在虎门任水师提督的潮汕名人方耀，也着人送来手书的中堂条幅“黎民喉舌”，以及“茅台酒”和“泸州大曲”各十罐……一连三天，祝贺的人流如走马灯川流不绝，由于我家老祖宗屋陋房窄，只好在县衙大堂设宴回谢。

曾老祖父有了三个月假期，却无心带家人外出远游开心。也许是碍于家大人多陋屋挤迫，老人家不知是忘乎所以飘飘然想沾一沾翰林的仙气，还是为了显示一下殷实的家力，于是动用了上头嘉赏的财物，刻意在翰林巷的西头买下了一亩二分地，请来能工巧匠，大兴土木，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建起了坐西朝东的“四点金”大院。那大院的气派，虽不及同在一巷的翰林院，但即使在整个安宁县城，廖氏称第三，绝无人敢称第二。

“四点金”大院的建成，可说是廖氏家族的一段辉煌历史的标志。

进宅入伙的各项活动，更是这种辉煌的十分具体的注解。

入伙的前一天夜里，曾老祖父请来了据说全县最具法力的两位法师前来驱邪净土——“打油火”，便引得桃花镇上百位百姓前来观看。这两位法师也真了得！他们先在后厅中央砌上四块砖，在砖中间铺上细沙，往砖上摆上大鼎，在鼎中间铺上一张黄符，然后倒进五斤花生油，便开始生火熬煮。仅一会，只见黄符在油中拂动，仿佛满鼎的花生油已滚沸，两位法师喃喃念咒，蓦然将手伸入鼎里，以油净手。待到两双手从鼎里收回来，竟仍白皙皙一点也没有烫伤。大门外观看的人们，顿时